

张斌 李莫 著

# 跳 出 疯 城



漓江出版社

5

**跳出痴城**

张斌 李莫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625 插页2 字数220,000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ISBN 7-5407-0542-6/1·404

定价：3.85元

---

## 内容简介

无明市又称痴城。前身为红卫兵头子的无通和尚指出，生活其中的人无一不是痴人。然而，细察痴城中的种种人，虽有痴于权势之流，痴于利禄之辈，痴于淫欲之徒，却也有痴于真理者，痴于信仰者，痴于真情者。正义与邪恶在这里扭杀，光明同黑暗在这里抗争。由此而造成的种种故事，正是严峻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令人感叹，发人深省。

冯湘灵醒来第一个念头是真好，太好了。

她发现她居然还活着。

严延他们把她装进麻袋，扔进火堆里。她象皮球那样蹦。严延他们围观，象狼嚎似的笑。后来她不蹦了。只听有个人说，八成是死了，扔黄河里去吧！就扔黄河里了。她想，这回是完了。

她觉得遗憾，才二十二岁，就这么死了。生命是最宝贵的东西，特别当知道即将失去它的时候。岂止生命，一切将要失去已经失去无可复得的都是最可宝贵的。

她原来以为自己是基督，其实不是。基督死后三日便复活了，她肯定没这希望。

她想起哲人的话：对于人，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死亡。果不其然。

原来是一个梦。

这梦一点也不新鲜，她经常梦见。

新鲜的是，每次醒来她都感到生命宝贵，都感到有必要打起精神，好好生活。

接着便想起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她认为，这些应该写一写，写成本传记，象《约翰·克里斯朵夫》，象《梵高传》，象《邓肯自传》，象《忏悔录》。等等。

不行。你有什么值得一吹？难道人们有雅兴去看一个女红卫兵的传记？

要说，也是历史。既空前，又绝后。天上难找，地上难寻。为什么不值得一写？

## 二

决定性的一战是文科楼那次战斗。

她们只有三个人，严延他们却出动了五百人，包括中学红卫兵敢死队。

先是烧材料。然后向毛主席像宣誓。

她想到这次必死，应留下豪言壮语。

周寒星在墙上写“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方舟写了五个字：“毛主席万岁！”

三个人都光荣负伤，被击昏之后当了俘虏。他们坐在改

做囚室的教室里高唱英特那雄那尔准备从容就义。在赴刑场路上她准备发表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如果不割断喉管。

### 三

他们把她捆在椅子上。她想起了刘胡兰和江姐。然后想到了周寒星。他活着吗？

严延瞪着她。她瞪着严延。

“把黑材料交出来就放你。”严延没有喊叫，而是平心静气，手枪放在桌子上。

“黑材料只有你们才有。”她轻蔑地一笑。

“把你那个皮箱交出来。”

“你们去找吧。”她翘起下巴，一副挑战模样。

“半小时后，你还这样，就把你装麻袋里扔进黄河！”

严延说完，看她一眼就走出地下室去了。

她有点怕。但她心里有一个声音：别怕，他不敢对你下毒手。结果是她的战友们冲了进来……

当然还有很多故事，挺够味儿的。就是不知值不值得一写。

### 四

周寒星起床以后，儿子非非已上学去了。他用凉水抹了

把脸，站在门口看看天，他希望有个大太阳。因为湘灵喜欢太阳。冬天是太可怕了，她一到冬天象蛹似的裹在茧子里生活。

他没看见太阳。他想起昨天听到的一个消息，必须告诉湘灵。

他推了推她家院门，又喊了两声，没人应。那就是说，她还没起床。很可能炉子灭了，她更不敢出被窝了。

他笑了笑。冯湘灵有时象个小孩。

蕾蕾都十五岁了。

蕾蕾长得很象妈妈，但性格却不象。湘灵说一代不如一代。

他回家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屋冲一碗奶粉喝了，就开始写构思好的纪实小说《幸存者》。

## 五

他出生那年，阿芙乐尔巡洋舰轰击了沙皇的冬宫。隆隆的炮声越过西伯利亚传到长江北岸，一个呱呱叫的男孩滚落在石坎村的铺草上，这仿佛注定了他的命运。

他是一个体重八斤二两的男婴，哭声震动了静夜的小村。他的头发简直象成人一样浓密乌黑，两只眼睛比星星还亮。除此之外，他的举止和别的男婴并无两样，也是三翻六坐七滚八爬，把能够抓到的一切东西往嘴里塞。有一次，他赤光肚儿仰脸儿躺着，小鸡儿把尿喷自己一脸，又流到嘴

角，他就吸吮起来，小嘴发出咕唧咕唧的响声，把终年难得一笑的妈妈都逗笑了。

两岁那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这是中国历史明亮的一页。他出疹出不来，过两天就死了。妈妈哭了一场，给他包了个小被子，傍晚放在仓房里，打算明天埋掉。明天他却眼睁睁地坐在稻囤里，把妈妈吓了一个跟头栽在犁尖上，不久得破伤风死了。村人据此认定他是白虎星下界，克母。遂授名白虎。

六岁那年，他掉进门口池塘，又死了一次。

爷爷怕这样下去，不定哪一天真的淹死，就让他跟舅舅在私塾里念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他心有灵气过目成诵。天天背书，错一字老师便用竹片片打手心一下。他的同桌王大礼每天手心都红肿着，他却一次竹片也未挨过。半年后老师暴卒。人们又归罪于他这克星。从此再无人敢收他为弟子，只好在家拾柴，种地时牵牲口。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大革命之后，湖北发生了黄麻起义。黄就是黄安。红军攻下县城改为红安。后又被蒋军夺去，仍改为黄安。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跑台湾去了，看样子再也夺不走这县城了，又改名红安。这小县不起眼儿，却出了二百二十三位将军，似乎有些神奇。一九二九年土改，建苏维埃。这苏维埃就是阿美乐尔轰垮了冬官以后出现的新事物，不多时就传到了中国。李先念当县苏维埃主席，郭树声当县委书记。虽然是武装斗争年代，也还不忘教育。在离石坎村二十多里的飞龙寺大庙里成立了一个革命学校，要各村派优秀青



少年去学习。石白虎的父亲是村苏维埃主席，就派儿子和王大礼去上学，每月由公家补助两块银洋，充当伙食费。九月，蒋军攻下县城，继而攻下飞龙寺。他们退走天台山。一天，石白虎和王大礼正在松树杈上放哨，见有个骑马的红军干部路过，就跳下来盘问。原来是招红军的，二人争着要去。那位干部很爽快，说：“上马吧！”他们就成了红军战士。石白虎在师部烧了一阵子茶炊，因念过书，嗓子洪亮，就到宣传队当了队员。一九三四年长征开始时，他十七岁。

虽然只有十七岁，长得却象十八九，不仅身体结实，还长出些毛茸茸的东西在唇上。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照得队里的女孩子们满脸通红。其中有个娇小的小翠，比他大一岁，跟他合演过《小放牛》，对他有些偏爱。农历十一月渡汉水，没有船，男同志脱光了过河，女孩子背河掩面而坐，吃吃地笑。队长动员了：“谁自愿背女同志过河？”

白虎把手举起来。

“不行，你太小。”队长说。

“可我比你高。”他顶撞。

他瞥小翠一眼，她正投来企盼目光。

河水象刀子扎他。一步一步越走越深，越走越深。膝盖、肚脐、胸、脖子。小翠颤声问：“虎子，会不会淹了你呀？”他麻木了，嘴都张不开了。意念还清楚——就是淹到头顶，也要憋着气，把小翠背过去。

“虎子，虎子……”听不见他回答，小翠吓哭了。

果真淹没了头顶。他漂了起来，小翠倒在水里了。

对岸是一片棉花地，棉桃儿早已收走，只留棉秆儿立在

那里，很大的一片。冻得半僵的人们便拔棉秆儿烤火。几里河岸一片火光，浓烟滚滚。烤了好久他才会眨巴眼睛。小翠守着他，泪光莹莹。他咧了咧嘴。心里说等革命胜利了就把你娶回家做俺婆娘。小翠心有灵犀，他这念头一动，她脸就红了。幸好哨子响了，队伍集合出发。走过一片桔子林，通红的桔子向他们微笑颌首。他馋涎直流，很想摘一个，宿营时给小翠。终因害怕禁闭而没敢伸手。

周寒星写了两千字就不写了。他信奉海明威。海明威说应该在最顺利的地方搁笔，第二天可以不费力地接着写下去。

他看看表已经十点多了，无论如何她也该起来了，应该把消息告诉她。

路过街口，买三块烤红薯。他自己一块，湘灵一块，湘灵的老爹爹一块。

## 六

顽强的拍门声到底把冯湘灵从门窗紧闭的屋子里拍了出来。

她披着棉大衣，蓬乱着头发，嘟嘟哝哝拉开灰色的掉了一块木板的院门，连看也不看是谁就往回跑。因到她这来的不是同学就是朋友，没人计较她。

她回屋重新穿衣穿袜，梳头洗脸。洗脸须去厨房，去厨

房须过客厅，她看看到底是谁，却是一个和尚，目光炯炯盯着她。

这可是新鲜事儿。

“你找谁？”

和尚不答，只是目不转睛看她。

她便不悦。她最厌恶异性这种粗野目光。一面往厨房走一面纳闷，这出家人甚不规矩，规矩和尚怎能这么看人家女施主？

她对镜擦脸。夜里没睡好，眼圈出现暗影。忽然想起老爹爹还没吃东西，推开门看一眼，老人正在看房顶。他四年来一醒就看房顶。

“爹，有客人找我，等会儿吃行吗？”

爹爹转了一下剃光的大脑袋，看见了她，象婴儿找到了妈妈，咧嘴笑了。

可怜的爹爹。她轻手掩了门。这个和尚来的真不是时候。

“师父，你是来找我的吗？”

和尚已坐在沙发里，不似方才那么看她了。

“请问施主可是姓冯？”

“不错。”

“有个周寒星你可认识？”

“认识。”

“十八年前，把你们二人开除学籍的那个造反派头子是谁？”

“严延。”

“你可还恨他？”

湘灵见他问的蹊跷，定定看他。

“噢，我认出你来了！天哪，你怎么当了和尚？”

冯湘灵一阵头晕，跌近沙发，闭上了眼睛。

## 七

“冯湘灵，你去哪儿？”

严延从小树林里转出来，把一只大红蜻蜓举到她面前。

“给你做标本吧。”

象许多追求者一样，不管她走到哪儿，他常会象蘑菇似的，突然从地上拱出来，让人心惊肉跳。

全班四十个男生，竟有三十四个给她写了效忠信。

严延是未写信的六人中的一个。

她接过蜻蜓，放在掌心。夕阳把它翅膀染成五种光色，灿烂夺目。

她欣喜地看它颤动有着彩斑的翅膀，想象着孔雀的屏尾。蜻蜓飞走了。

“哎呀，可惜。”严延夸张地叫。

“你，残忍。”

他们并肩往图书馆走去。

“生命是大自然赋给它的。在大自然面前，它和人一样，拥有生存权利。”冯湘灵教训他，“就连这些小草，蚂蚁，泥土里数不清的生物，空气里无数的细菌，也一样，都是大自然

的儿女。”

“你象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严延笑着打趣她。

她瞪他一眼：“你和我志不同道不合，干嘛还要缠我？”

说罢匆匆走到前面去了。

她的桃红色的连衣裙在晚风中飘飘的，在晚霞中虚幻成一朵彩云，游在绿湖的明镜似的水面上。

严延站在小桥上，看着半湖荷花。每一枝婷婷玉立的荷花都是这个美丽娇小的公主。对的，它们都是大自然的儿女。

## 八

班里唯一的党员游海从四楼平台上以优美的跳水姿势降落在宿舍楼后边的水泥地面，他那侧卧姿势很象侧游的定格镜头。他表现了空降兵的训练有素和镇定从容。他用这种极端行动表示对围剿的抗议，并试图阻止一场刚刚开始灾难。

他降落时掠过女生宿舍的北窗，窗内亮着灯光。他曾给五床上铺那个女孩写过信。那个女孩昨晚在教室里曾用痛苦怜惜的眼神从邻桌望他。他在一沓子白纸上只写下两个字：检查。

她走后他又写了挺大的六个字——我不是反革命！

女孩呆呆地看着人们把这个健壮的穿红背心的小伙子抬到汽车上拉走了。红背心上印着一个白色的葫芦图案——8。

每次运动会，她都是拉拉队长。

每次篮球赛，她都是胜利的一个因素。

她不懂，死亡为什么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转眼就化成灰烬，不会呼吸，不会打球，不会向女孩表示爱慕，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是了。游海从未到世上来过？仅仅是一个梦幻？

麻木了一天。

晚上独坐湖边又想游海。严延来了，喘息着，脚步象擂鼓。

“我到处找你。”

他坐在她正坐着的石凳上，不顾礼貌，不怕她瞪眼。

她惊醒了。

“明天开我的批斗会。你说我是象游海那样跳楼还是逃跑？”

这个一向最有主见最自命不凡的杠头乱了方寸，惶惶然地向她讨教。

她本能地想，他不该走游海的路。

“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平静下来，擦了擦汗，说：“下一个可能整你，咱一块跑吧？”

她摇了摇头，没有回答。

严延去了北京，秘密见了省委书记柳一群，回来就拉起一支队伍，贴出了炮轰省委的大字报，成了一个叱咤风云人物。

## 九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的将会变成可爱的回忆。

冯湘灵说：“听说你刑满后回老家养鸡成了万元户，什么时候做起和尚来了？宝刹在哪座名山？佛号是叫什么？妙慧还是智能？”

又是十八年前那个喜欢揶揄打趣的女孩了。

“贫僧法号无通，在紫云山紫云寺打扫山门。寺里老和尚八十岁了，不久就要圆寂。噢。山北有个翠竹庵，老尼姑也想找接班人。我一下子想到了你。也许你对那山那树那片竹子有雅兴也未可知？”

这人经了大起大落，有了人生体验，越发洞明他人心性了。

冯湘灵一听有树有竹子，仿佛看见了那幽静所在，绝离噪音红尘，不禁心向往之。便问：“你们当和尚靠什么生活呢？”

“我现在也拿工资，每月七十六元，另有十元奖金，相当于讲师，足够吃用了。”

湘灵笑起来，她第一次听说和尚也按级别拿钱。又问：

“那套清规戒律不也叫人难受吗？”

严延微微一笑，说：“我们老和尚一本金刚般若波罗密念了七十年。他师祖是达摩第二百八十七代弟子。禅宗讲顿悟，

不讲渐悟。上要咬住话头，一念不生，就能明心见性。见性即佛，不必苦修念佛的。”

湘灵来了兴致，笑问：“何谓明心见性？”

无通和尚看她一眼说：“佛教所说的心不是解剖学上那个供血的器官，而是指对境所生的念头，佛经称为六尘缘影，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落谢的影子，简称集起为心。用俗语说，就是由物境引起的心念。什么是性？性是心的本源，它无形无相，好比色里胶青，水中盐味。佛经上讲的一真法界、真如、如来藏、佛性、大圆胜慧等，都是指它。实指生命的本源。为什么要做到明心见性才能成佛呢？所谓佛，就是大觉大悟。佛教认为芸芸众生都因尘世种种诱惑引起欲念而迷失了本性（圣经上说的迷途羔羊也是这个意思），于是追逐物境，迷着不舍，造孽受报，轮日不息。迷了本性的心是虚幻不实的，它只是六尘（世界万物）落谢的影子。而六尘又由无明妄结，本不可得。佛经所谓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么，由它起的妄心更是虚幻无疑了。所以明心见性，并非用眼看见什么，而是心地法眼，心领神会，见见之时，见非是见。打破妄知妄见，狂心息处，身心消殒，就彻见了真性。而佛说：即心即佛，见性即佛。这就是禅宗的要义。不知你听懂没有？”

认真地望着她。

“还是似懂非懂。”

无通以掌合十：“阿弥陀佛，似你这么一个人，居然听不明白，可见贫僧是没有讲透，没有讲透是没有悟透，咱们以后再慢慢讨论吧！”



冯湘灵忽然想起夜里那个梦，便瞥他一眼，发现无通和尚面目平和，目光纯净，和当年那个偏执急躁争强好胜的严延判若两人，这大约便是看破了红尘的结果吧？

她感到一种悲哀，一种凄凉。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竟糊涂了起来。

“你少坐，我去给父亲弄点吃的，他瘫痪好几年了……”她站起来说。

无通也站起来说：“阿弥陀佛，贫僧还要到佛协开会，改日再来深谈吧。”走了两步又问：“敢问你后来到底和谁结合了呢？”

冯湘灵心想这和尚怎么还关心红尘之事？可见还没有明心见性。

便回答：“一个中学时候同学，现在是个企业家。”

无通“哦”了一声，没表示什么，出门去了。他和周寒星几乎撞个满怀。

## 十

冯湘灵把烤红薯给了爹爹，早点也就不必做了。她自己也饿了，很香甜地吃着。

“刚才那个和尚来干什么？”周寒星问。

“哦，他是来还债的。”天真地笑着瞟他一眼。

“蹊跷！从未听说你跟和尚打过交道，他欠你什么债？”